

現階段的美俄關係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十五次學術座談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召開學術座談會，討論「現階段的美俄關係」。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應邀出席之專家學者計有胡傳厚、孫桂籍、紐先鍾、項迺光、鄒宇光、黎世芬、劉方矩、鄧公玄、周自強、尹慶耀、馮達、陳紹賢、雷崧生、羅石圃、朱少先、石樂三、紀清寅、孫德湘、張耀秋、王建勛、譚湖澄、畢英賢、沈鈞傳、張和蘊等廿餘人。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

本所今天邀請各位學者先生舉行學術座談會，因為本所的主任杭立武先生到美國去開會去了，所以這次的座談會由本人代為主持。這次座談會討論的題目是「現階段的美俄關係」。

我想大家都瞭解，今天整個國際的局勢當然非常的複雜，所以每個國家都有關係，都有影響，尤其共匪擁有核子武器以後，大家也把共匪當作所謂「三強之一」，好像整個的國際關係變成一個三角鬥爭的世界。當然，共匪擁有核子武器，確確是它提高地位的一個因素，但是單以核子武器來講，共匪還差得很遠，不過由於共匪與蘇俄發生了裂痕，許多國家就以這一因素把共匪在國際上的地位加以重視，因視之為「世界三強之一」。然而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國、蘇俄與共匪以外，像西歐與日本都是國際上非常重要的單位。因此，最近美國外交的主要方針，就是建立在什麼三角關係、五角關係之上。我看見有美國的學者寫過一篇文章，他就把現在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立場，好像是，像邏輯學的對當方程（Square of Opposition）一樣，美國站在這對當方陣的交叉線的中間，美國以西歐、日本作它的基礎，再聯絡大陸上的共匪，共同來對抗蘇俄。照這種假定的理想來看，如果能够實現的話，蘇俄便處於很孤立的地位。這也就是美國人所想像的所謂「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政策，假定如此，那麼美國就可以永遠的站在超然的地位，來控制整個的世界局勢。照美國人的構想，也未嘗不是持之有故。但是事實上，照我的看法，今天的世界的局勢，未必是三角五角的關係，而依然是兩角的關係，換句話說，還是美蘇兩極對抗的關係，其他的國家當然也有影響，不過都是配角。因此，今天我們要談美蘇的關係，可以說，還是今天國際局勢的關鍵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三十年以來，最初造成了所謂「兩權世界」，完全是美蘇對抗的世界。當時共匪與蘇俄完全是一體，共匪完全向蘇俄一面倒；至於其他的自由世界的國家，完全跟着美國跑。可是，由於一九六二年古巴事件以後十多年來，這個情形起了很大的變化，雙方面都發生了分裂的現象，因此，大家好像感覺整個的世局有了很大的改變，不錯，是有很大的改變，但是，還是一個美蘇對抗與和解的問題。今天，我們請各位先生來談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是整個世界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如求得一個很客觀的答案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對整個的世界問題得到了很正確的瞭解了。現在，就名次的先後，一位一位的向各位先生請教。

胡傳厚先生：

美國政府積極進行與蘇俄談判

實以限制核子武器的發展為主

年來美國政府積極進行與蘇俄談判，謀求「和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美俄兩國所擁有核子武器，勢均力敵，如竟發生戰爭，不僅是雙方兩敗俱傷，且將導致人類毀滅的浩劫。即使戰爭不致發生，雙方無限制地長期從事發展核子武器的競賽，亦為兩國財力所不堪負擔。因此，年來美、俄兩國所進行的談判，實以限制核子武器的發展為主。

美俄兩國間謀求「和解」，限制戰略武器（包括核子武器與飛彈）發展的談判，雖然是在尼克森就任總統後，才開始積極進行，但在二十年前，艾森豪總統即已指出：『在核子時代裏，除和平外，別無其他選擇。』（見美國務卿季辛吉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的主要外交政策報告中所引述）一九六七年初，詹森總統曾向蘇俄總理柯錫金提出舉行美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建議，獲得俄方同意。此項談判，原可於一九六八年夏間開始舉行，由於蘇俄及華沙公約國部隊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進侵捷克，阻礙了美、俄談判的進行；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繼任總統，才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口號，並促成美、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芬蘭京城赫爾辛基揭幕。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所採外交政策的基礎。尼克森就任總統後，任用在哈佛大學任教時，以撰著「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書成名的季辛吉博士為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後又兼任國務卿)，即旨在積極進行美、俄限制核子武器發展的談判。同時，由於避免核子戰爭，限制核子武器發展，為美、俄兩國所共同需要，因而，年來美、俄間所進行的最高層談判及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雖均係由美國發動，但亦為蘇俄所欣然同意。

尼克森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因水門案辭職，福特繼任總統後，仍任用季辛吉為國務卿，繼續推行與蘇俄談判的政策。福特總統於八月十日就職，十二日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申述他所將推行的外交政策八點方針，其中第四點是：

『對於蘇聯，我保證過去三年我們所採取的路線，將繼續不變。爲了兩個民族，以及全體人類，我們都應儘可能繼續努力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和合作。因爲，在熱核時代，更無任何途徑可以代替我們兩國之間的積極和平關係。』

福特總統雖仍繼續推行與蘇俄從事「和解」談判的政策，但他推行的步驟，則與尼克森不同；他並不效尤尼克森積極「聯匪制俄」的幼稚謀略，而以增加與世界各地區同盟國的團結合作，為與蘇俄談判的基礎。因此，他在上述外交政策的八點方針中，並提出下列各點：

一、保證與大西洋各盟國和日本，在許多共同努力上，繼續作忠實的合

係。

三、保證繼續支持亞洲同盟國和友邦的安全、獨立和經濟發展。

因此，福特總統於十一月下旬訪問亞洲之行，先訪問日本與韓國，然後才赴蘇俄的海參崴，與俄共頭目布里茲涅夫舉行談判。季辛吉國務卿則於訪俄任務完成以後，才前往大陸匪區，其間的輕重、軒輊，非常明顯。

福特總統這次與俄共頭目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舉行會談，內容雖然相當廣泛，但其最主要的任務，仍為防止核子戰爭與限制戰略武器的發展。會談結果，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問題，達成了下述五項協議：

一、新協定將包括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所簽，將於一九七七年期滿的臨時協定中的各項有關條款。

二、新協定將以自一九七七年十月起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有效期限。

三、基於平等與同等安全原則，新協定將包括下列限制：

1. 雙方將可擁有某一協議的戰略性發射器的總數量。

2. 雙方將可擁有某一協議的配備有獨立目標多彈頭洲際彈道飛彈，與衛星發射的彈道飛彈的總數量。

四、新協定將包括一項條款，規定討論在一九八五年後進一步限制及可能減少戰略性武器數量問題的進一步談判，不應遲於一九八〇——八一年開始。

五、美國與蘇俄磋商包括前述各點的新協定的談判，將於一九七五年在日內瓦恢復。

會談結束後，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宣稱：

『雙方重申，美國和蘇俄之間就防止核子戰爭和限制戰略武器所達成的協議，是在試圖保證防止核子戰爭與一般性戰爭爆發的過程中的一項良好開端。他們對促進這一過程的必需性，表示深切的信念，並對其他國家對此亦將有所貢獻，表示希望。美國與蘇俄將竭盡積極的努力，以達成這一歷史性的任務。』

據事後美國方面的透露，關於上述協議第三項，雙方協議的是：

1. 雙方同意將雙方攻擊性戰略武器中的長程飛彈與轟炸機總數，限制為兩千四百具。

2. 雙方同意限制攜帶多彈頭的飛彈總數，限制為一千三百二十具。

福特總統與俄共頭目布里茲涅夫並曾於會談結束後，發表聲明說：

『他們重申了美國和蘇俄對限制戰略性攻擊武器所賦予的重大意義。他們並深信這一問題的長期協議，對促進美國和蘇俄之間的關係，對降低戰爭的危險和增強世界和平，都將是一項重大的貢獻。』

福特總統與布里茲涅夫這次有關限制核子武器的會談，雖然在實際上是繼續一九七四年六月，尼克森訪俄時與布里茲涅夫會談所試圖尋求的目標——力求達成一項限制攻擊性核子武器的十年條約，試行限制多彈頭飛彈；但在美國方面，認為雙方同意在十年內，限制雙方長程飛彈、轟炸機等核子武器發射器及多彈頭飛彈的總數，是一項重大的突破，『導致了軍備競賽的終結，而且也是邁向裁減軍備的第一步。』（季辛吉談話）足證美國政府當局對這次海參崴會談所獲協議的重視。

我們基於全球性的反共立場，自然不願作為民主陣營領導國家的美國，與蘇俄達成姑息、妥協性的「和解」，尤不願美國墜入蘇俄欺騙詭謀的陷阱；可是，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們對於美國與蘇俄所進行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祇能促請美國力持堅定立場，勿作過多的讓步，提高警覺，勿為蘇俄的鬼蜮伎倆所欺騙，而不宜公開表示反對。主要理由是：

一、如前文所述，美國為了避免核子戰禍，維護美國安全與世界和平，力謀與蘇俄舉行談判，達成限制核子武器發展的協議，為戰後美國歷任總統所一貫推行的政策，國際間任何反對、異議，不僅絕不會影響此項政策的繼續推行，且將引起美國各方的反感。

二、我國並非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且受種種條件的限制，也絕少可能從事核子武器的發展；懷於核子戰禍的恐怖，我們自應希望美國致力於限制核子武器的發展與擴散，防止核子戰爭的發生。今日全世界人類，除了贖武好戰的毛匪，妄冀美、俄發生核子大戰，以便從中坐收漁利外，無不希望避免核子戰禍，保持和平安全。

三、美國拉攏共匪，主要目的在於制衡蘇俄，美國與蘇俄的關係益惡化，對共匪的拉攏也將愈益積極；反之，如果美、俄談判成功，兩國關係改善，共匪在所謂「三角關係」中的比重，即將大為降低，美國也就沒有再拉攏共匪的必要。——美俄談判成敗對我國的利害影響，不言而喻。

最後，我們所必須指出的是：由於促成美、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的訂立，為美國當前外交政策的重點，拉攏共匪，祇是爲了達到這項目的所採取的一種手段，絕不會使拉攏共匪的行動，妨礙到美、俄談判的進行。因此，儘管福特總統同意於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前往匪據中國大陸訪問，美國對共匪的政策，決不致有何重大的變更。關於這一情勢，共匪方面也有清楚的認識，這就是共匪何以要肆意攻擊美、俄談判，繼續謾罵美國的主要原因。

鈕先鍾先生：

戰略軍備談判：美俄都不吃虧

全球戰略觀點：蘇俄大為有利

各位先生，我想就所提的問題中的第一項——限制戰略武器的新協議——發表一點不成熟的意見。

要談到這一次戰略武器新協議，又必須從頭說起，就是要從 SALT I 講起。一九七二年五月間，第一階段戰略軍備限制談判達成了一個條約，一個臨時協議，條約是完全關於 ABM 方面，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不去談它，但臨時協議倒是很重要，這臨時協議的內容，就是限制雙方飛彈的數量。當時美國有很多人反對，說是美國人吃了虧，因為照這個協議的外表看來，美國人所擁有的飛彈數量是少於俄國人，美國人只有一七一〇顆，俄國人却有二三五八顆，的確是超過很多，再談到飛彈的「載量」(through weight)，則俄國人更高，因為俄國人的飛彈都是大飛彈，有許多 megaton，而美國人的飛彈普通都是一個 megaton。但是，美國官方覺得這個協議的簽訂並沒有吃虧，因為照技術方面來分析，他們的確沒有吃虧。爲什麼說沒有吃虧呢？因爲在飛彈的問題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彈頭，SALT I 並沒有限制美國人發展 MIRVs，而那個時候只有美國人有多彈頭飛彈，蘇俄還沒有，所以美國覺得光憑這一點就可以抵銷蘇俄在另外兩個方面的優勢。一顆彈頭就能打中一個目標，一顆飛彈假如裝上三個彈頭的話，就可以打中三個目標，一般講來，一個目標有一顆彈頭就可以把它解決，這樣使用多彈頭飛彈就無異於增加飛彈的數量。同時蘇俄雖有載重量很大的飛彈，但我們曉得，飛彈的威力

和載重量的增加是成立方的反比，換言之，你要增廿七倍的載量，才能使你的威力增加三倍，所以，載重太大並不一定有利，當然如有一個很大的目標，是需要用一顆大載量的飛彈，但這種目標很少。所以，SALT I 成爲一種不對稱的情況，雙方都有優勢，蘇俄所得的優勢是在發射裝置 (launcher) 和載重量的數量方面，而美國所得的優勢是在彈頭的數量方面，持平而論，似乎美國略佔上風，美國享有技術的優勢——就是它有 MIRVs，而蘇俄沒有 MIRVs。美國人認爲，這種優勢至少可以維持五年，所以這個臨時協定期限也是五年，在這五年之內，美國至少可以苟安，五年之內，再慢慢地想辦法，這是當時 SALT I 談判的結果。

美國人當時雖不吃虧，但這種情勢很快地就轉變了，到今（一九七四）年，尼克森六月間還沒有訪問莫斯科的時候，美國國防部即已發現情勢不對了。怎麼不對呢？因爲蘇俄在技術方面已經急起直追。蘇俄現在有四種比較重型的飛彈，就是 SS 16、SS 17、SS 18、SS 19，這四種飛彈很重，假使這四種飛彈都能夠裝上 MIRVs，那麼蘇俄飛彈彈頭的數量就會一下增加很多，照專家們的統計，現在美國大概有八千顆彈頭，蘇俄只有二千六百顆彈頭，這是三倍的優勢；但是假使讓蘇俄將 MIRVs，裝上新的飛彈之後，到一九八〇年時代初期，蘇俄可以有一萬五千顆到一萬七千顆的彈頭。而美國有多少呢？他們估計美國到一九八〇年還只有一萬顆，換句話講，到了一九八〇年時代，美國在彈頭方面也會居劣勢了，這樣遂使美國很緊張，而軍方尤其緊張，因爲這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假使這個問題不能解決，那美國就必須要加强軍備競賽。所以在尼克森今年六月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季辛吉曾經講過這樣的話，他說，十八個月之內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否則後果就會很嚴重，但是尼克森去的時候，因爲水門事件已把尼克森整得很慘，所以蘇俄對他不太買賬，終於空手而返。

等到福特上台之後，又繼續作此種努力，於是才有這次海參崴會談，這次會談，出乎大家預料之外，居然獲得相當圓滿的結果，所謂相當圓滿當然是有條件的，也就是剛剛胡先生所講過的。還有一點要說明，所達成者不是協定而是協議，就是雙方談妥一個原則，但現在還不能定案，要交給雙方代表，在第二階段談判中，完成正式手續簽了條約才算定案。這個協議分爲兩點：(一)雙方所有的投擲系統 (delivery system)，包括潛艇上的飛彈和陸

上基地的飛彈以及轟炸機（這是一個要注意的地方，在 SALT I 沒有談到轟炸機，這次把轟炸機也包括進去了），在十年之內不得超過兩千四百個單位；(二)在這二千四百個投擲系統單位之中，雙方可以有一千三百二十個裝置 MIRV。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二千四百個單位的總數，實際上講起來，美國還不夠，因為美國現在只有二千二百個，那就是說，美國有一千七百一十顆飛彈，另外有五百架轟炸機，這樣加起來是二千二百個單位。蘇俄呢？超過了一點，蘇俄現在有二千三百五十八顆（約二千四百）飛彈，另外還有一百四十架轟炸機，所以大約超過一百個單位。這樣講起來，美國要增加兩百，蘇俄還要減少一百，所以美國還稍微佔了一點便宜，不過這個數量並不太重要，比較值得重視的還是 MIRVs 的問題，MIRV 這次算是解決了，這件事講起來，美國是作了很大的讓步，因為今天美國有 MIRVs 的飛彈一千顆之多，而蘇俄一顆都沒有，而美國居然這樣大方，一口氣同意蘇俄可以達到一千三百二十顆，所以不能說美國不慷慨。美國當然有它的道理，假使今天不作這樣慷慨的讓步，讓蘇俄加強地追過來，則蘇俄可能追過頭，反而會使美國變成劣勢，照目前這樣協議則至少還可以保持均勢，未嘗不是一種得策。當這個協議變成條約或協定之後，美俄雙方在戰略武器方面可以說真正到了均勢 (Parity)，總數量是一樣多，彈頭也是一樣多，但蘇俄還是佔了一點小便宜，就是蘇俄載重量仍然稍為高一點，不過，載重量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彈頭平衡之後又怎樣？可以斷言，軍備競賽決不會停止，不過軍備競賽的方式會有所改變，那就是雙方要在數量限制之內去求素質方面的進步，也就是改進素質而不增加數量。改進素質的途徑又有幾種可能：(一)把每一顆飛彈所裝的彈頭增加，現在美國只能在義勇兵飛彈上裝三個彈頭，俄國新發展的飛彈可以多到六個到八個，但是美國的三叉戟飛彈則可以裝十個，但也自有其限度，不能裝得太多，太多則彈頭就會達不到應有的威力；(二)有一種正在研究中的新式飛彈彈頭，叫做 MARV (Maneuverable Re-entry Vehicle)，即這種飛彈在發射之後，還能變更彈道和其方向，所以比 MIRV 威力更強大，能透過敵人防禦；(三)飛機和飛彈可以結合，就是在飛機上發射彈

道飛彈；(四)反潛艇戰術的改進，可以限制潛艇發射飛彈的效力；(五)最後在飛彈發射技術方面還可求新的改進，如果飛彈能夠連發，則整個戰略局勢均將改觀。所以雙方還是可以競賽，在技術上競賽，這是質的競賽，而不是量的競賽，我想結果大概是如此。

我們現在可作一結論，這個協議簽訂以後，雙方都感到有利，因為一個協定的簽訂一定是雙方都認為有利，否則就不可能達成協議。然則雙方的看法又是怎麼樣呢？

美國人有三點看法：(一)這個協議簽訂之後，至少可以維持均勢，否則要競賽，甚至於美國人還會變成劣勢；(二)今後的競賽是技術競賽，美國人在技術方面自信不怕俄國人，尤其是美國在電子計算機方面自認很有把握，因為電腦和飛彈是關係極為密切；(三)這種技術競賽當然也要花錢，不過比那種數量競賽要少得多，所以美國人在經濟上打算也是上算的。總之，美國人認為這個協議有利。

那麼蘇俄呢？它也認為有利，蘇俄假如認為沒有利，它根本就不會同意。為什麼蘇俄有利呢？(一)因為蘇俄今天還沒 MIRVs，而美國一口氣就同意它有一千三百二十顆，無異於預先獲得平衡；(二)蘇俄的資源也有限，它也不能為一種目標花錢太多，軍備競賽是不上算的，把太多錢花在這上面，實在是冤枉得很，把數量凍結起來，而把錢用到其他方面實比較有利；(三)蘇俄的資源可以用到其他方面，繼續作擴張之用，而美國則不同。美國今天除了為生存（即戰略軍備）它沒有辦法不花錢，但是國防的其他方面則非常脆弱，其所謂一般部隊 (general forces) 已經一再裁減。所以，假定這個協議簽訂之後，美國人會認為生存已沒有威脅，於是更會繼續裁減，相反的，蘇俄却可以把這些錢統統用到傳統性工具方面去。於是海權問題、印度洋問題、中東問題，蘇俄都可以放手去做，而美國則不特沒有干涉的能力而且可能也沒有這樣打算。我想美國自從越戰之後，是再也不想打仗，至少除了確實侵犯它的生存之外，再也不想打什麼仗，因此，從全球戰略上講，蘇俄是很有利的，它的錢可以活用，不必坑在戰略軍備上去。所以最後可以提出兩點結論，就戰略軍備談判本身來講，美俄雙方都不吃虧，但是站在全球戰略觀點上來看，則蘇俄是大為有利。

孫桂籍先生：

美俄對限制戰略武器

有「合作」也有「競爭」

第二次大戰後的世界進入七十年代，國際關係結構的每一個層面都發生急劇的改變。美蘇關係中由來已久的若干死結，因遭受衝擊，亦呈現鬆動現象；而被適應所謂「核子時代國際行為應有的規範」，乃開始擬議建立所謂「互相制約並有建設性功能」的新的紐帶，來調其核子強國兩極對峙的關係。

重重問題盤根錯節，愈來愈複雜；危機交互激盪，牽一髮而動全身。事事動輒都有美國與蘇俄糾纏在內，或逕首當其衝：

——核武器的擴散與濫行，速度加快，範圍亦隨着增大；但是，其和平用途，迄無必能與戰略意義絕緣的有效保證。

——全球生態環境若干失調現象，與科技發展衝破國界對人文社會的震撼，震央在工業化國家，震波遍及各地。

——世界經濟體系的基本性改變，與其各種危機累積後果連鎖反應，對人類的挑戰，史無前例。

——國際共產暴力結構分裂、蛻變、破產，禍亂相尋；地區性的貧困、災難、戰爭，影響集體安全；自由社會價值取向迷惘之處，減弱了時代在凶險與橫逆中前進的定力。

早在六十年代末期，蘇俄實際上已達到與美國約略相等的核子力量。從那時候開始，所謂「核子僵局」，所謂「恐怖平衡」，已經不再只是冷戰習用的術語。美蘇戰略武器競賽，與人類前途禍福攸關，已無可置疑。雙方分佈在地上、地下、及全球海域的彈道飛彈和投擲系統頃刻間的壓力與反應，加於美蘇自身，存亡繫於一念的毀滅性威脅，是兩國面對的冷酷現實。

一九七一年解決柏林問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及其他武器管制談判，都獲得突破性進展；其中並包括以談判解決懸案，和以協議建立各項合作之原則的研討，二者合攏起來，為美蘇關係標示了一個轉捩點。一九七二年，

美蘇在莫斯科簽署的「原則說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確認：避免對壘的必要，互相約束的需要，摒棄利用緊張局勢以獲得片面利益的需要，放棄在世界上保有勢力範圍的主張，願意在這種新基礎上和平共存，並建立穩固的長遠友誼。這是近年來美蘇兩國一系列以正式文件規定行為原則的第一件。爾後，自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兩年多的時日，雙方「防止核子戰爭協定」，與「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的談判以及文件的簽訂；各項合作計劃的進行，諸如：關於環境保護，海洋資源利用，原子能和平用途，能源儲備，新運輸方法，地震區域建築技術共同研究協議；農業資料及研究方法交換協定；預計於一九七五年舉行美蘇太空船會合與連接的合作訓練太空人計劃的實施。上述多方面進行共同合作的承諾，再配合一連串有關經濟協定談判，如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的安排，和管制貨品運輸的海運協定之簽署等，美蘇關係呈現出新的展望。(參考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向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所提出的「美國對蘇俄政策的檢討報告」；及「蘇聯國際生活」月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號刊載伊·舍紀那的一篇論文「蘇美科技關係」。))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檢討美國對蘇俄的政策，以坦率的态度斬釘截鐵的口吻說：(摘錄譯文、唯求精簡)

「美國與蘇俄之間在觀念與利益上的巨大歧異，並非起於人事，或暫時的因素。無論兩個核子強國在某些層面如何競爭，雙方的政策，均須不可指望不冒巨險而能使對方屈服。美國的政策不能僅以莫斯科的誠意為依據。我們和蘇俄在可預見的將來，必定要互相競爭；但我們有相同的利益，而且不得不謀求共存。在進行廣泛的談判中，某一方面的進展，會促使其他方面亦獲致進展；每一項協定都不是孤立的成就；在許多解決特殊政治問題的協議方面，並尋求將這些協議能與適應核子時代威脅的國際行為新標準相聯繫。以正式文件規定的行為原則，難以保證其必能被遵守不渝；但可作為評判行動和既定目標的依據。也是我們據以審量蘇俄行為的標準。一種戰術上的改變，倘能予以充分延長，即可成為永久的轉變。……」

上述季辛吉的報告，一如他以往任哈佛教授時的論文值得仔細推敲的地方很多。在這次篇幅並非太長的報告裏，他反覆申述要跟蘇俄尋求「具有建

設性的關係」的文句，竟有六次之多，所給人印象是很突出的；從相反的面來看，亦未始不是證明：雙方關係前途極其崎嶇，仍步步是風險。

歸納現階段美蘇關係的特徵：

——世界性危機與問題層出不窮，使美國與蘇俄深植歷史發展過程，並且表現於立國精神、制度、以及國家利益與戰略目標的歧異和衝突，增加了限制因素。

——競爭激烈；但合作控制危機的共同需要，亦更迫切。

——敵對原本不是由於誤解；但增進彼此瞭解，必有利於共同利益之保證。

——如何在發展過程爭取雙方實力對比的優勢，蘇俄的企圖心一向比美國旺盛、頑強，但進退伸屈的彈性較大。如今雙方間進行的所謂「互相制約的有建設性的合作」，對於未來的所謂「互相依存的國際結構」之形成，必有相應的深遠影響。

項迺光先生：

美與俄毛接觸應強大堅定主動

我對國際變局要堅定勇敢警覺

由於當前世局的特點，一方面是自由世界與共黨國家間錯綜複雜的矛盾與衝突，一方面則是核子恐怖所形成的核子僵持局面。既不能對範圍極為複雜的衝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族的、宗教的、勢力範圍的、舊的或是新激起的盤根錯節的矛盾，求得解決；又不能通過核子戰爭去做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因此，遂在核子競賽、區域的間歇性的戰爭、忽緊忽弛的冷戰中渡過了漫長的動亂的歲月，於是「談判代替對抗」、「和解」等國際權力政治的作為，乃應運而生。個人以為對形成當前國際權力政治的趨勢，對所謂「和解」問題，不應該是無條件的反對，應該是有原則的對待此一問題。第一，自由世界特別是執權力政治之一端的美國，應該在強大、堅定、主動的原則下來進行與蘇、毛之間的接觸。強大的首要條件是加強自由國家間的團結，致力於加強鬆弛了的渙散了的或至是存有某種程度對立了的自

現階段的美俄關係

由國家間的關係，只有團結才是強大的真意。堅定的意義非常明顯，就是信守自由人、自由國家、自由世界的原則，不能以犧牲自由，以屈服於邪惡，以妥協於暴力做為為和解的代價，那樣將適得其反，歷史殷鑑，屈服妥協只會帶來更大的屈辱和更大的災禍。主動就是要洞悉共黨國家的策略，不墜入其談判的陷阱。第二，我們國家處境雖艱難，但地位甚鞏固，應有信心，不要太敏感，不必以疑懼的心情對待國際權力政治的起伏，要堅定不移地，勇敢而又警覺的面對這一錯綜複雜的形勢，要深切的做到一切操之於己的奮鬥，我們不是國際逆流可以隨便擺佈的。

對蘇聯所謂修正主義的看法：

我認為蘇聯修正主義，乃是馬克思主義沒落，經不起時代考驗的必然結果，不能僅僅用策略或是政治手段來估量，對之應有適當的看法，所謂適當，包括兩個界限，既不能因為它量變的遲緩而否定其變化，又不可高估其量變而錯估其為質變，以使自由世界失去警覺，混亂了腳步。我們認為只要堅定反共立場，堅持反共國家的強大和進步，特別是體認當前思想、政治、經濟鬥爭的新時代的特點，並在思想政治與經濟上掌握鬥爭的主動，不無可能逼着蘇聯有更大一些的變化，也就是促使蘇聯更進一步的修正。反之，自由世界自亂了腳步，自毀了基礎，則予赤色帝國世界霸權的機會，將刺激其走向歷史的逆流，帶來更大的黑暗。

鄒宇光先生：

和解也好緩和也好和平鬥爭也好

均為冷戰一型態與冷戰同出一轍

今天學術座談會討論的專題，是現階段的美俄關係，這個題目，涵義很顯明，討論大綱也分別臚出來，眉目清晰，一目瞭然，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問題也不見得很簡單，譬如，拿「現階段」一詞來說，可能會發生多種不同的解釋，這個「現階段」的劃分，由什麼時候開始，到什麼時候終結，更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無法肯定一個統一的或截然的標準的。

俄國共產黨徒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發動政變，攫取政權，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召開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才宣布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蘇兩國的建交，則在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十六日。七年四個月之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納粹德國對蘇聯宣戰，美國總統羅斯福二十四日發表援蘇聲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美蘇簽訂反侵略戰爭互助協定，美蘇關係就這樣的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五年德、意、日相繼戰敗之後。第二次大戰結束，美蘇兩國行政首長，在舉世冷戰的持續中，曾經舉行過多次的會晤：第一次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艾森豪總統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在日內瓦舉行高階層會議。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九月廿八日，黑魯雪夫訪美和艾森豪總統，舉行『大衛營』之會晤，是為第二次。第三次是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黑魯雪夫和甘迺迪會晤於奧國的維也納。第四次是一九六七年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訪問美國在新澤西州的玻璃鎮和美國總統詹森會晤。原來約定一九六八年秋詹森赴蘇訪問的，由於那一年蘇軍入侵捷克事件，而告取銷。一九六九年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尼克森當選，『在經歷一段衝突敵對的時期之後，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的紀元』，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森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明白表示：『在國際關係上，戰後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繼其那一年二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的所謂『和平之旅』『改變世界的一週』以後，五月間有訪問莫斯科之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四位和蘇共首要會談的美國總統，也是第二次大戰以後，第一位現任總統訪問蘇聯者。談到現階段的美俄關係，從這一年度算起，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裏。當然，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我們追溯到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競選之時，或一九七〇年，當他就任以後，也無不可。

尼克森總統對蘇聯的『和解』『談判』，其成敗得失如何，歷史上自有定論，我們姑不置論。繼任尼克森出任美國總統的福特，對於今後施政方針，也曾經一再明白表示，將信守對所有盟國和友邦的承諾；建設強大的國防為建立和平最正確的途徑。外交路線沒有變更，完全支持尼克森總統的外交政策，對蘇聯保證和解不變，對中共繼續遵照一九七二年所簽署的『上海公報』，不過美國當前的急務是：『戰勝通貨膨脹』，要求全國人民：『勤儉節約』，希望通貨膨脹的趨勢，能夠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開始下降，一九七

六年七月四日美國建國兩百週年之日消失，恢復正常而健康的經濟狀況。

儘管福特總統一再強調：外交政策不變，信守對所有盟國和友邦的承諾，負責外交大政的季辛吉國務卿也繼續留任，事實上，天下沒有不變的事物，足以影響美俄關係的諸般因素，更是屈指難計，所以要客觀而正確地描述現階段的美俄關係——甚至於當前的美俄關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談到現階段的美俄關係，除了應該以過去三年來前總統尼克森和蘇共領導人布里茲涅夫三次會談，簽訂了二十餘項的協定、議定書……等類文件為主要根據以外，最近一次——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的訪莫斯科之行和十一月廿三日起福特總統和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的會談結果——主要的是所發表的聯合公報，應該被認為是最足資徵信的一項文件。季辛吉十月下旬訪問莫斯科三天會談以後，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對於美蘇關係，輕描淡寫形容為：『繼續在穩定改善中』，海參崴會談以後發表的聯合公報則比較委婉而技巧地說：『雙方認為，根據兩國達成的協議，在本着和平共處、均等安全的原則，根本改善美、蘇關係方面取得了重要結果。這些結果是進一步實現這種政策的牢固基礎，因而雙方打算繼續的以更大的規模、更積極的在已經簽訂的文件中所規定的所有方面共同努力，以便使美、蘇關係好轉的過程今後不斷的發展，使他不可倒轉。』海參崴會談的聯合公報中，還提到停止軍備競賽、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歐洲裁軍、塞浦路斯和中東問題，以及雙方的經濟貿易關係，雙方同意繼續發展雙方關係，擴大彼此間的可利合作，促進和平，消除軍備競賽，並相互表達決心，要嚴格與完全地履行依據雙方所訂條約與協定應予遵守的相互義務。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三十日，尼克森前總統第一次訪問莫斯科時，雙方曾簽過一項包括十二點內容的『美蘇相互關係原則』，前後參照比較，實在很難衡量其高下，指出其具體成就在那裏。海參崴會談的另外一項文件是聯合聲明。根據十一月廿四日白宮新聞室發表，這項文件主要內容為：

- 一、雙方重申對於限制戰略性攻擊武器之重視。
- 二、希望簽署一項將持續至一九八五年的限制攻擊性核子武器的新協定。
- 三、目前存在着有於一九七五年完成此一協定工作之展望。

四、雙方同意進一步談判的基礎爲一九七二年五月廿六日雙方簽訂——其有效日期截至一九七七年十月屆滿之過渡性協定。新協定有效期限爲自一九七七年十月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而以雙方平等及相互安全爲原則。

五、新協定將規定一九八五年以後的限制核子武器談判，開始時間不晚於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

我們從這些文件中看出，這是表示雙方意願、希望、和原則性，和時間方面的約定，我們不能譏爲是海市蜃樓，一紙幻想，但是不能說，不是一個計劃中的藍圖，還沒有到手的金蘋果。福特總統對記者宣稱：海參崴會談是以平等爲基礎而邁向和平的大步，這是使得協議成爲可能的唯一基礎。又說他和布里茲涅夫同意於「明年」完成此項協議是合乎實際的。

當前的美俄關係，雖然不能形容爲「千頭萬緒」，但是確實相當錯綜複雜，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的一篇檢討報告中，認爲美國與蘇聯之間在觀念與利益上的巨大歧異——這些歧異並非起於誤會亦非起於人事，或暫時的因素，而係：深植於歷史以及兩國發展的方式之中；由互相衝突的價值和彼此對立的思想所助長；表現於不同的國家利益，而產生政治和經濟競爭；受到盟國和友邦的影響，我們珍視他們的友誼，不能犧牲他們的利益。季辛吉在這篇報告中，對於美蘇關係二十五年來演進，有這麼一段敘述：「在戰後時期，我們曾一再致力於改善與莫斯科的關係。二十五年，日內瓦、大衛營、玻璃鎮的精神漸漸消失，而呈現緊張和間歇性對抗的局面。目前緊張緩和期間的新現象是：緩和期間的持久，關係範圍的擴展，以及協商的聯續和加強。」

今天這個場合，不容許我們對於當前美蘇關係中，每一項問題——甚至最重要的幾項問題，都加以比較深入的探討。個人謹以下列幾點作爲對於這次座談會的意見。

一、大致說來，美蘇都承認當前是處於「和平共處」的年代，不過美國強調「和解」、「談判」——或「談判代替對抗」。蘇聯則強調「和平鬥爭」、「和平力量取得勝利」、「政治氣候好轉」、「進一步緩和緊張局勢」。

二、美蘇雙方對於「和解」一詞的解釋和含義，紛歧很大，甚至相互背

道而馳。譬如美國希望通過和解的政治環境，對壓力作有系統的抵抗，有節度的行爲和理解性的反應而謀求和平，美國雖然反對侵略的行動和不負責任的行爲，但是不應該輕率的採取對抗。蘇聯方面則認爲：「和解」絕不含有放鬆觀念上鬥爭的可能性，相反的，必須準備加強這種鬥爭，而且是兩種制度對抗的一種更尖銳的形式」（一九七二年六月布里茲涅夫）。「和解並不意味着國際間的階級鬥爭也休止，帝國主義的本質也並未改變」（蘇斯洛夫）。「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謝里賓：「和解並不等於結束共黨和資本主義的敵對，兩者之間的鬥爭，特別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上，將繼續進行」。特別值得世人重視和警覺的是，蘇聯認爲「和解」和「和平鬥爭」乃是削弱對方的力量，加強自己的力量，但是不能出現均衡狀態，更不可坐視美國力量凌駕蘇聯之上。這一個根本上的歧異，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三、當前的美俄關係，不管說它是和平共處也好，談判時代也好，和解也好，冷戰也好，兩個超強、或者霸權間的策略鬥爭也好，是處處充滿着矛盾、衝突、鬥爭而各懷叵測的，既談判而又在相互抗衡，既聯合，又鬥爭，表裏不一，言行各異，單純是美俄關係如此，如果再加一些因素，例如，美俄匪的三角關係，歐洲安全問題，中東情勢……等等，任何一項在內，那就治絲益棼了，益發不可收拾了。

四、如果從美俄關係史的觀察，從一九三三年建交到現在爲止，爲期四十年間，兩國進入「和解」的時間，實在有限得很，從尼克森前總統訪蘇算起，還不到三年之久，如果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算起，約爲三十與三——即十與一之比。事實上，美蘇間的「和解」具體成效如何，今後演變如何，我們固然不必過於悲觀，或者危言聳聽，不過其難於臆斷以及其脆弱的程度，却是不容否認的。

五、總之，當前的美俄關係，實在很難以找出一種簡潔而恰切的形容詞彙可加以描述，這是一種廣泛、繁複而具有多種形態長期的鬥爭，這種鬥爭，美國方面稱爲「和解」，蘇聯方面認爲是國際緊張情勢的「緩和」，不管和解也好，緩和也好，和平鬥爭也好，其爲冷戰之一型態，與冷戰同出一轍，殆無疑義。這幾年來，國際姑息氣氛瀰漫之下，「反共」幾乎已成空谷足音，但是當前的美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

的搏鬥，值得我們深切重視的。

黎世芬先生：

美俄雙方對於中東及印度洋局勢

主張維持現狀以困擾並控制對方

美、俄兩國將在海參崴舉行「高階層會談」的消息發佈的時候，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因為對開會的地點很出奇，所以使得很多人對這項會談的內容為之迷亂，尤其談判結果宣佈之後，季辛吉又前往北平，這時，大家更迷惑了。談判的主題是什麼？

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翻到了一篇季辛吉在今年九月十九日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的外交政策全文，一共有四萬多字。在這篇全文中曾提及在海參崴高階層會談中所要確定的目標，談判的要點和原則。讀過這篇報告，便會對美、蘇兩國當前的局勢，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在這篇外交政策全文中曾提到美俄之間今後的合作關係，不應當侷限於一系列個別的協定。但可以从一些官方文件中，反應雙方對共同義務及所作相互遷就的體認。季辛吉舉出的第一文件是一九七二年在莫斯科簽訂的「原則說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其中有五個要點：確認1. 避免對壘的必要性；2. 互相約束的需要；3. 摒棄利用緊張局勢以獲得單方面利益的企圖；4. 放棄在世界上保有勢力範圍的主張；5. 願意在這些新基礎上和平共存並建立鞏固長遠的友誼。

之後，雙方又簽訂另一個文件——「防止核子作戰協定」，雙方同意減少飛彈競賽，減少反彈導飛彈。那時尼克森正值水門事件的高潮，一般輿論對他都很不利。季辛吉就在這轉變的時機中重述這文件的重要性，而且再一次確定這一目標。他說：美國當前的目標在講求穩定核子戰略均勢的第一步，然後再求進一步的進行。

就在這文件中他曾提到，現階段的談判目標是要達成一項以十年為期的協定。顯然，這預指海參崴談判，美國希望國會通過這個協議後，兩國就可以開始正式的裁軍談判，再簽訂更具體的協定。季辛吉並且指出今後談判的幾個原則，即核子武器數量上的平衡，已嫌不足，欲達到均勢的穩定，同時

也須考慮在飛彈的實際重量，多彈頭重入大氣層飛車(MIRV)及飛彈的精確性等方面，所發生技術上改革的影響。因為競賽的情況是彈頭增加的速度，遠超過發射飛車增加的速度。這就是說，美國認為多彈頭獨立目標重入大氣層飛車(MIRV)的限制，乃是次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主要目標。

季辛吉在文件中也提到了今後工作的重點，他說：「和解是一種繼續不斷的步驟，而非一項永久的成就。」軍事和政治關係非常密切，實在是無法分開。因而可以據以了解，這次海參崴高階層會談既是限制武器的談判，其實也是政治上的談判。季辛吉在文件最後又提出了兩點：「第一、關於軍事方面的競爭，雙方都應該加強約束。第二、關於政治上的競爭，尤其是在發生危機之際，必須依上述文件所規定的約束原則進行。」當然，國與國之間危機的發生在所難免，但因美、俄都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故應擔負起特別的責任，即「不可利用危機，獲取片面的利益」。對照這一文件，我發覺這次海參崴談判中，雙方確實都作了重大的讓步。布里茲涅夫所作的重大的讓步，就是他沒有堅持在這次武器限制的數量或技術上把英國或法國的核子力量，包括在一起統算。另外一個讓步是蘇俄對美國在歐洲前進軍事基地戰術性的核子武器也沒有計算在內。因此所謂二千四百個飛彈和戰略轟炸機以及一千三百廿個多彈頭飛彈的限制，祇是就美、蘇兩國的戰略武器而言。我們可以看出這含有很重大的政治意義，似乎兩國都覺悟為了過去堅持統算，背了很重的包袱，因此弄得不僅是兩國之間，核子強權之間，沒有辦法把戰略均勢穩定下來，也沒法把發展戰略武器的競爭穩定下來，因而使得國際上的政治局勢也更加混亂：在自由世界裏法國崛起，也想跟美國抗衡，在共產集團裏，毛匪建立一個核子力量，也想和莫斯科爭並肩王的地位。這種政治上的同異，過去雙方方面都不承認，今後，在這方面，總算已默許了。亦即是說，這次海參崴談判，有一個很現實的進步，雙方都默許一個未來的多元核子武器國家並存的地位。雙方就這問題所作政治上的運用，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這一妥協，精神上會助長一個歐洲核子單元的成立，可是，也同時使得匪、俄兩共產政權在核子發展上再度攜手的可能性拉得更遠。如果這一原則得以確定，而且成為協定，那核子戰爭也許就打不成了，因為核子彈太多、陣線太亂，但反而言之，世界上擁有核子武器的勢力太多，更不易於管制，也許

更容易打起來。因此，我們今後要特別注意到這種容許多個核子武器國家並立的新形勢。

這種新形勢的建立和承認，會朝什麼方向發展？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在準備核子武器時，他們不會堂堂正正說他們在準備製造原子彈或核子彈，大家都有一個很漂亮的託詞——核能和平用途或原子能和平用途。目前，全世界有核子反應爐而從事和平用途的一共有十九個國家，一百四十九個反應爐，他們是：——美國：五十個、英國：二十九個、蘇俄：十六個、法國：十個、西德：八個、日本：七個、加拿大：七個、印度：三個、義大利：三個、西班牙：三個、瑞士：三個、東德：二個、荷蘭：二個、阿根廷、保加利亞、比利時、捷克斯拉夫、巴基斯坦、瑞典各一個。

但是，目前正繼續發展在建造中的還有廿三個國家，這些國家在一九八五年以後，都可完成。這些國家是：歐洲：奧地利、丹麥、芬蘭、希臘、葡萄牙、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亞洲：伊朗、以色列、韓國、菲律賓、新加坡、中華民國、泰國、土耳其。非洲：埃及、南非。南美：巴西、智利。拉丁美洲：牙買加、墨西哥。

這二十三個國家都在開始作核能發電和其他和平的用途，但是，原子能或核子能和平用途一旦技術上完成了建設後，要轉用在戰爭上，只在「一念之間」而已。印度已開了先河，所以，目前對這些發展核子能和平用途而尚未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大都作這樣的看法，認為他們遲早會走印度的這條路。

究竟美、俄如何控制這樣的局勢呢？默許這個發展又有什麼企圖呢？我們可以說他們這樣作，祇是減輕自己的包袱，但更深一層講，也有它積極的意義，即目的在能使彼此牽制。

我們認為應當特別注意，也是最令人困擾的地方，是海參崴的影子，與蘇俄的熱海之夢總有相牽連。蘇俄最近一年來，連續從海參崴派出多支遠洋艦隊和轟炸機羣，沿西太平洋岸，深入印度洋巡弋，而美國也立刻報以顏色，以第七艦隊去對抗。在這同時共匪却大事叫囂，說兩國在印度洋都沒有領土，把艦隊派到那邊去，祇有使得情勢更爲緊張。而且就在海參崴談判不久後，聯合國却在一天通過了三個議案：

第一案：希望各國不在中東從事核子發展，或擁有核子作戰或威脅要從事核

子作戰。這議案表決時，以色列和緬甸棄權，以一百廿八票對零票通過，是伊朗和埃及提出。

第二案：是巴基斯坦提出，在南亞洲建立一個無核子武器的地帶，以保障當地的和平。此議案印度和不丹反對。三十個國家棄權。

第三案：一百零三票對一票，達荷美反對，二十七個國家棄權，決議希望上述之議案，由有關的中東和南亞的國家主動締結一個反核子武器擴散的條約，自願放棄製造或持有核子武器。這議案，巴基斯坦又棄權了。這一表決令人頗費思索。

從這三個議案的表決，我們可以看出海參崴的協議，並沒有鬆弛印度洋的緊張局勢，反而使得那個地區的国家更爲尖銳地對立起來。中東現在又瀕於一新的戰爭邊緣，以色列不諱言已擁有製造核子武器的能力，至於當被問及有無核子武器時，他答覆記者說：「我不要透露太多，讓對方去猜好了。」中東的永久和平如不能談妥，隨時可能逼使任何一方爲了保衛自己的國家而使用核子武器作戰。現在印度洋的情況也是如此。本來聯合國的討論不會有多大的成就，也不值得重視，但是，有一點倒是有用的，即聯合國的討論，可以反映這時代，某地區的苦悶。

美、俄之間海參崴的談判，究竟有無涉及印度洋？是值得推敲的。如果就談判的精神言，既然要謀求戰略均勢的穩定，就無法放過這一最敏感而且最易爆發戰火，足以影響乃至改變兩國現存均勢的敏感地帶。如果有了協議，那麼，對當前中東的爭議，乃至石油的控制，都會獲致較爲廣泛而略具彈性的諒解。有人看中東和南亞（印度洋）的局勢發展，美俄兩國都希望當地的情勢維持現狀，不作更大的改變，同時，兩國都不致付出代價，謀求根本的解決，因爲雙方都有一個觀點，現狀的維持，足以困擾並控制對方。任何一個根本的解決，都需要一方付出極大的代價，從而就無法獲得一方的同意，於是，在均勢不改變的原則下，便祇有不求解決，而希望等待一個機會的自然發生，變得更有利於自己。對當前印度洋和中東的局勢，叫囂最兇的總是毛共。它希望情勢惡化，它不希望安於現狀。但它更不願意蘇俄的力量在這一地區高漲。如果，海參崴的談判，對這地區有了某種程度的安排，那麼，好戲就會登台了。這地區的緊張情勢，是迫不及待的。

劉方矩先生：

限武新協議乃會議桌上表面文章

幕後戰略軍備競賽更將變本加厲

關於現階段美、俄關係裏「限制戰略武器的新協議」部分，本人對於孫桂籍、鄒宇光 and 鈕先鍾三位先生的高論深具同感；孫先生說，美、俄雙方在限制戰略武器方面，有「合作」也有「競爭」，鄒先生說，表面上，美、俄雙方雖然進行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但是雙方的軍備競賽，却正在積極進行之中，鈕先生對於美、俄雙方戰略武器的實力現勢，作了詳盡的介紹，最後他說，雙方洲際彈道飛彈實力優劣之勢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每一個地下發射掩體的發射速度和數量。

剛才已經有幾位專家，就有關「限制戰略武器新協議」的政略意義，也就是美、俄「和解」前途展望的分析，分別發表了高見。本人現在謹根據所瀏覽的西方資料，分別就美、俄戰略武器「競爭」的現狀，以及美國在運用洲際軍事戰略方面的改弦更張情形，作如下的補充說明：

(一)目前美、俄雙方在洲際實力方面的差距——目前蘇俄洲際彈道飛彈的核子彈頭「投擲重量」，已經比美國超出了三百八十萬磅，乃至六百五十萬磅。預期到一九八〇年，蘇俄的洲際投擲重量，將達一億二千萬磅。蘇俄戰略武器的這種長足發展趨勢，將迫使美國再投入鉅億美元，從事洲際發展和配置計劃，否則，美國祇有將戰略武器優勢，永遠委予蘇俄。

(二)美國在「限一談判」裏，中了蘇俄的圈套——美、俄雙方在一九七二年五月間簽署了「戰略軍備限制談判」第一階段(SALT I)的協定以後，尼克森和季辛吉認為，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所謂「和平一代」大業的一部分，而引以沾沾自喜。可是在兩年後的今天，美國却發現他們在洲際的「質」與「量」方面，都已經遠遠瞠乎蘇俄之後了。

美國軍事專家們認為：美國在「限一談判」裏，中了蘇俄的圈套，而竟放棄了他們在飛彈防禦方面的優勢，也就是有效防護洲際部隊的「反飛彈」

優勢，因為蘇俄的反飛彈系統效率，原本是微不足道，不足以防護俄國各城市或者洲際地下發射掩體的。更糟的是，美國竟還把在洲際數量方面的優勢，拱手讓給蘇俄，美國人自以為他們的洲際具有「多彈頭」裝置(MIRV)，在「質量」上有恃無恐。這是由於美國對於俄國人將來在洲際發展方面的技術潛力，發生了在情報判斷方面的錯誤，蘇俄在「限一談判」以後，竟在「多彈頭」的發展方面，完成了技術突破！

(三)美國運用戰略武器的新戰略——「限一談判」的協議，祇限制了雙方地下發射掩體的數目，而並不會對飛彈數目有所限制。可是在兩年後的今天，蘇俄所有的新式洲際彈，都能從現有的地下發射掩體，實施所謂「冷卻發射」(cold launch)。這種發射技術，可以使飛彈在「助飛器」點火以前，藉低壓瓦斯把飛彈送出掩體，以便掩體可以迅速作下一枚飛彈的發射準備，也就是解決了鈕先鍾先生所提到「發射速度和數量」的問題。美國鑒於蘇俄在這方面技術突破的成就，目前正在計畫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發展「冷卻發射」或者所謂「突衝」(“pop up”)技術，供陸上基地飛彈發射使用。

美國國防部鑒於蘇俄「第一擊」戰力的長足發展，已經修正了他們的基洲彈戰略。美國現行戰略嚇阻系統所要打擊的，是諸如蘇俄城市、港口和工業中心等所謂的「軟性目標」。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所主張的新戰略，是重新賦予「義勇兵」洲彈以新的目標，改為集中打擊蘇俄的各洲彈基地。

美國國會已經依照斯勒辛格的新戰略構想，撥款改進「義勇兵」三型「三」型的精度和核子彈頭威力。美國目前共有「義勇兵」洲彈一千枚，以及「太陽神」洲彈五十四枚。據美國情報機關研判，到一九七七年，蘇俄將擁有洲彈兩千三百五十九枚，戰略轟炸機和空中加油機約二百架。目前，美國固然可以藉戰略轟炸機部隊的優勢，抵消蘇俄的洲彈優勢，但是，蘇俄在戰略轟炸機的發展方面，也不會停止在現狀上不動的。

根據以上的情况研判，「限制戰略武器的新協議」還祇是會議桌上的表面文章，今後美、俄雙方在幕後的戰略軍備競賽，更將會變本加厲地進行，新協議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限制戰略武器的「數量」，但是却無法限制這種武器在「質量」方面的發展和改進的。

周自強先生：

協議對美所發生影響是害多利少

美俄核武相持下予毛共發展機會

美俄在海參崴高階層會談中，有關雙方限制核子武器的原則協議，其具體方案須待明年始能看到，此時只能就其所謂原則部分，加以論列：

一、這一次美俄核子武器限制原則，除了表面上的數字平衡——各得保有核彈二千四百枚，其中得有多彈頭核彈一千三百二十枚——之外，有兩個顯明的漏洞：一是核彈總重量，一是每個多彈頭核彈所含彈頭數。這兩個漏洞，尤其後一個產生了今後技術競賽的大問題。

二、不論蘇俄對於條約的遵守從無誠意，不論美蘇核武限制的實際成就如何，這次美俄核武限制原則協議，對美國所發生的影響，可能是害多利少：

A、美俄核武平衡的表面狀態，足以鬆懈并麻痺美國人——尤其所謂鴿派和孤立派的人——對蘇俄的警覺和防備；

B、美俄核武平衡的表面狀態，對美國所產生的鬆懈麻痺作用，將使美國軍備發展所需的國防預算，在數量上，尤其在時效上，蒙受不利的影響。蘇俄國防預算，則取舍隨意，毫無牽掣；

C、在美俄核武平衡所構成的核子僵局下，將鼓勵蘇俄、中共在不致觸發核子大戰的範圍內，以局部、傳統和代理戰爭的方式，推進其世界擴張陰謀，使美國難以插手干預——美國國會及若干社會有力的鴿派和孤立派人士，將極難同意美國再參與其他國家的傳統戰爭；

D、美俄核武平衡的表面狀態，迫使雙方從事技術競賽，而發射系統的機動性能將為技術競賽的重要問題之一。美國致力於海上機動費用昂貴——一艘三叉戟型潛艇需十多億；蘇俄致力於陸上機動其費用遠為低廉，從長遠方面看，美國如仍執着于海上機動，亦將蒙受不利。

在美俄核武平衡的相持局面下，目前已予中共匪幫核武發展以趕、比、超的有利機會。將來更予中共匪幫以核子勒索，甚至核子冒險的資本。

現階段的美俄關係

尹慶耀先生：

僅圖謀合解以避免核戰是不夠的

彼此合作避免經濟危機更為重要

關於美蘇現階段的關係，我看現在正在和解階段，所謂和解，就是緊張局勢的緩和，不是和平，因為它距離和平還有一段距離，更不是合作，離合作更是遙遠。從這一角度上，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要看雙方在緩和局勢之下，究竟有甚麼作法。

首先談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三個大支柱的第一個，就是實力地位，它是實力為後盾的實力外交。在季辛吉的心目中，核子武器作為外交的後盾，其作用有限。因為有了核子武器，還要看有沒有決心。假如僅僅持有核子武器，沒有決心不敢輕易使用，那是不會發生實際嚇阻力量的。不過，據我所看到的資料，季辛吉並不認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即使沒有核子大戰，也會有小型和中型的戰爭，有不致於觸發核子大戰的各型戰爭。因此，他的實力外交，主張除了戰略性武器外，其他包括戰術核子武器在內的新型和傳統武器，美國都應該發展，唯有這樣才足以應付世界的緊張局勢，大的戰爭來臨，就以大規模的武器來應付；小的戰爭，則以小規模武器來應付；中型戰爭，則以中型武器來應付。否則的話，美國外交就無法靈活運用。然而，美國現行政策，能否達成此一願望，乃是另一問題。

關於中歐裁軍問題，我認為在雙方限制戰略武器之際，傳統武器也應該有所限制，正是在這個前提之下，西方國家才答應和蘇俄談判中歐互相平衡裁軍的問題。至於如何平衡呢？這是一個雙方所面臨的難題，一種方式是照人口計算或照領土面積算的比率求取平衡，另一方式就是照目前雙方所擁有的兵員與裝備，各裁減百分之若干。蘇俄所主張的是屬於後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各就現有兵力，減少若干百分比。可是，就在中歐相互裁軍談判即將開始之前，蘇俄却在東歐大量增加兵力和坦克，玩弄變相加價的伎倆。當然西方國家也注意到這一點。依照中共的說法，蘇俄的軍隊四分之三在西歐，四分之一在東方，在歐洲有地面部隊三百萬，中共提出這一數字，指稱蘇俄

的策略是「擊東擊西」，以引起西方的注意。不過在軍備和兵員數量上，蘇俄顯然佔了很大的優勢，却也是事實。

除此以外，我們應該知道，今天蘇俄的軍隊，已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進攻蘇俄時代的軍隊了，在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中，據一般軍事學家稱，蘇俄的軍事動員、後勤補給和作戰計劃等，乃是軍事上的一大傑作，很受西方軍事專家的重視。今天蘇俄既然在數量上佔了優勢，質量上並不落後的情況下，即使在戰略武器限制方面達到平衡，甚至於西方還佔了些便宜，而真正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關於印度洋海權競爭的問題，我很少注意，不過今天的印度洋的確是個相當敏感的地區，以美國與蘇俄對印度洋地區的影響力而言，我粗淺的看法是，美國在過去印巴戰爭期間的做法，可以說是對印巴兩面不討好。蘇俄從帝俄時代起，一直對印度次大陸地區有所企圖，到今天為止，蘇俄可能佔了一點優勢。除此以外，我手上有一份中共的資料，它指出蘇俄到處要基地。關於印度洋部份，它說蘇俄會向澳大利亞試探，可否在帝汶島建立一個基地，照中共的講法，這是與麻六甲海峽和印度洋有關。蘇俄已經使用印度洋的安達曼羣島和維沙卡波特蘭港等基地，控制了印度洋的東岸和中部，現在又向印度洋的西部染指。它說今年英屬塞舌耳羣島將告獨立，蘇俄的海軍已經準備開往這一有八十個島嶼組成的新國，作為其在印度洋西部的據點。據英國星期日電訊報分析，如果蘇俄在塞舌耳羣島展開活動，就能追蹤並監視美國正在建設的狄埃哥加西亞小島上的一切軍事活動，由此看來，蘇俄似乎早有準備。可是，美國正大量裁減傳統兵力，發展武器等軍事撥款，常常受到限制，在狄埃哥加西亞島上的軍事基地建設，能否不受影響，實大有疑問。

我們知道，今天蘇俄海軍可以威脅到英美的傳統海權。回想過去黑魯魯夫曾經講過，軍艦等傳統武器應該送入博物館，但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時，蘇俄被迫從古巴運回飛彈，從那時起蘇俄就大力發展海軍，因此到今天它有了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海軍力量，而美國在印度洋方面，則似乎將有處於劣勢地位的憂慮。

今天美蘇間的問題仍然沒法解決，危機並未消失。一九六九年以降，雙方在表面和解方面，似乎有一些進展，可是到了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爆發後，和解就受到考驗，再加上能源危機、通貨膨脹和經濟萎縮，這些問題都不

是一個國家所能解決的，必須依賴全球各國的通力合作。過去在國際間是東西緊張，現今則是「南北」對立，共產國家鼓動或支持發展中的國家，拿資源與能源作武器，以對抗先進國家。這個問題，今天愈來愈嚴重，而其後是如果先進國家經濟崩潰，發展中國家乃至共產集團國家一樣要垮台。因此，今天和解已經解決不了問題，和平也解決不了問題，如何能够大家共同合作，解決這個經濟問題，這才能挽救全人類。大家仍然在注意到東西緩和，就蘇俄而言，它除了避免核子戰爭以外，它還期能獲得西方的資金、技術、機器設備，和西方增加貿易，藉西方的力量來解決它自己內部的經濟困難，這是它的企圖所在。至於這一點能否做到呢？我看西方在慢慢讓步。假如美國通過給蘇俄在貿易上最惠國待遇的話，那麼蘇俄就在經濟上佔了很大的便宜，而在軍事方面也仍然想爭取優勢。但是另一方面，在南非問題上，無論是蘇俄或中共，始終是以鼓動對抗為目標。倘使東西問題解決不了，南非問題又更尖銳化的話，那麼西方國家的虧就吃大了。從這個觀點看起來，今天僅僅圖謀「和解」以避免核子戰爭是不够的，如彼此合作避免經濟危機實更為重要。因此，今天西方國家只注重現實利害而忽視了意識形態，這是有問題的。我們認為，至少應該要共產黨知道，不要以為製造危機就可以進行革命，那種陳腐的觀念，老早就該徹底放棄了，否則它們自己也難逃毀滅的命運！萬一真有世界性經濟危機來臨，共產國家那種不健全的經濟體制，是更缺少耐力的。

謝謝各位。

石樂三先生：

中東局勢穩定有賴於第二階段和談

塞島未來可能是兩個社會分組聯邦

海參崴高峯會議，美蘇雙方曾就中東及塞浦路斯兩大問題提出討論，並於十一月廿四日發表聯合公報，從公報表面上看來，雙方對此二問題似乎達成諒解，但實際上依然存有歧見。謹就中東及塞島最新情勢及其未來之可能發展，略抒管見，以就教於各位先生。

一、關於中東方面

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曾於十一月間訪問中東，分別與以色列、敘利亞及埃及各國領袖磋商有關中東和談問題，以及聯合國駐在戈蘭高地緩衝區之和平部隊問題，這批和平部隊業於十一月卅日屆滿，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遂於是日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聯合國駐軍之展期問題，除毛共及伊拉克代表拒絕投票外，會議結果以十三票對零票通過了展期六個月之決議。因而中東之緊張情勢稍趨緩和。

華德翰祕書長甫自中東歸來，遂於該項投票之後，立即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其考察中東經過情形，並提出警告說：中東問題若不能在今年尋求解決，則第五次中東戰爭可能於明年爆發。他特別向安理會呼籲早日實行安理會一九六七年及一九七三年之兩項決議案——以色列自其佔領之阿拉伯領土撤退及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生存權之承認。

有關各方對中東和平談判所持之態度為：

根據海參威高峯會議之聯合公報，美蘇曾就中東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對當前中東的危險情勢均表關切，並重申基於聯合國安理會一九七三年通過之第三三八號決議案，兩國儘力謀求中東公正持久之和平，更深信「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所負之任務重大，故應早日恢復這項和議。

其實，兩超級大國對解決中東問題之意見分歧，美國主張採取逐步（step by step）方式，所以始有季辛吉國務卿之「穿梭外交」活動，而結果促成了以埃之間的蘇彝士運河軍事隔離協議，以及以敘兩國的戈蘭高地軍事隔離協議；季辛吉更想在中東和談之第二階段中，促使以色列分別自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及戈蘭高地各地區繼續撤軍，以防止中東戰爭之可能再度觸發；而擬在日內瓦和議中最後解決整個中東問題，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兩大難題。

蘇俄則持相反的意見，布里茲涅夫堅持實行聯合國安理會之第二四二及三三八兩項決議案，必須透過美蘇所共同組成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以解決七年來以阿之間所懸的全盤問題，而達成中東持久的和平。至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間的關係，克里姆林宮主張雙方均應互相承認其和平共存與政治獨立權。

以色列反對此時恢復日內瓦和平會議，而贊同繼續由季辛吉國務卿從事

第二階段之中東和平談判，先就西奈半島撤軍問題尋求解決，俾使以色列能在明年蘇彝士運河重新開放時獲得航行權之機會；然後再就約旦河西岸及戈蘭高地進一步之撤軍問題進行談判。因之以色列外長艾倫曾於最近前往華盛頓會談。但關於約旦河西岸問題，因胡笙國王已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唯一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故正式聲明放棄約旦在西岸原有之領土主權，並授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負責接受以色列將來自西岸撤退之領土。但是，以色列堅決不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進行任何之談判，而寧願將西岸問題（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留待日內瓦和議解決。

敘利亞在最近摩洛哥舉行之阿拉伯高峯會議中，堅決主張中東問題應在日內瓦和議內談判解決，故同意接受聯合國安理會所作之聯合國駐在戈蘭高地的和平部隊的展期決議案。但是，阿薩德總統依然反對由季辛吉所作「個別」之和談方式。他認為單靠美國解決中東問題是不够的，而必須有蘇俄與美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然後始能達成真正和平的目的。

埃及同意接受季辛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之和談工作，促使以色列再從西奈半島作進一步的撤退，但撤退範圍，必須包括蘇彝士運河東岸之魯狄斯油田（Abu Rudeis Oil Field）及沙日希克（Sham el Sheikh）。沙達特總統最近已向美總統福特及國務卿季辛吉提出建議，倘短期內華府無法解決西奈問題，則埃及只能將此一問題交由日內瓦和議討論決定。（按：布里茲涅夫定於明年一月十五日應邀訪問開羅，故以埃之間第二階段和談必須儘速解決；否則，季辛吉之和平計劃將受挫敗。）

約旦已遵照拉巴特阿拉伯高峯會議之決議案行事，胡笙國王為履行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之諾言，已下令解散國會，廢除憲法，重行組成約旦新內閣，在新內閣中僅有四名巴勒斯坦人閣員繼續留任。（原內閣中約旦人及巴勒斯坦人各佔半數。）胡笙且表示約旦今後將不再參加任何中東之和平談判。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業經聲明，關於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之談判問題，情願將談判責任付託埃及作戰部長處理；但阿拉法特堅持出席未來之日內瓦和平會議。

基於以上分析，今後中東局勢之可能發展方向不外兩種途徑：（一）第二階段之和平談判將以華盛頓為中心，季辛吉仍負責調停之任務，並分別與有關

國家舉行個別之談判，使以色列分別自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及約旦河西岸作局部之撤退，以中止交戰之狀態。(一)恢復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美蘇在海參崴高峯會議中已同意儘速恢復此項會議，以解決中東之全盤問題，包括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兩大棘手問題。

中東和戰前途，胥賴美俄兩超級強國能否達成解決中東問題之有效途徑而定。如果在數月內仍無法打破和談僵局，則中東第五次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前國務次卿包爾最近說：季辛吉國務卿在中東的穿梭外交，目前已陷入僵局，「而且此刻幾乎可以斷定，九個月內將會爆發另一場阿以戰爭。」

二、關於塞島方面

自今年七月塞島發生軍事流血政變之後，土耳其軍隊藉保護土裔塞人理由而入侵塞島，佔領了百分之四十的領土，而且約有十八萬希裔塞人被迫離開故鄉，他們在嚴寒中過着悲慘的流亡生涯。

塞島問題，雖迭經英、希、土三國會議商討解決辦法；復經聯合國大會決議所有外國軍隊（指希、土兩國而言）自塞島撤退；但三國會議歸於失敗，而土希兩國亦未遵照聯合國決議撤軍。

塞島總統馬卡里奧斯大主教曾因政變逃亡國外，而突於十二月七日自雅典返回塞京尼柯希亞，受到了十數萬希裔民衆的熱烈歡迎。

當馬氏下機向羣衆發表演說時宣布：政府將對被逐出之游擊隊提出大赦令；向島上土裔社區提出和平共存建議；拒絕土耳其所提「分隔」塞島為兩個社區之計劃；永久拒絕接受任何經由軍事行動所造成之既定事實。

這次馬氏卒能返國而恢復其總統之職位，顯然由於希臘卡拉曼里斯新政府之支持所致。在返國之前，他曾與希臘總理卡拉曼里斯舉行兩天會議，兩國已在原則上同意塞島組成聯邦，但聯邦所包括之條件應為：一、約十八萬希裔難民有權返回其在土耳其軍隊佔領下之故鄉；二、土軍撤至戰時凸出的土裔社區部份；三、土、希裔雙方不許強使居民之遷移；四、組成一個堅強的中央政府；五、塞島實行完全非軍事化。

土耳其對馬卡里奧斯之返國，表示戒慎態度。土政府在獲悉馬氏返國消息之前，即曾召集緊急會議，並決定幾項對策：(一)審度目前時局較一個月前

更為嚴重，故在其國內四省實行戒嚴法之延長時期。(二)下令駐在塞島之土耳其軍隊加緊戒備，以防止馬卡里奧斯未來所可能造成之任何陰謀事件。(三)重申土耳其一向主張塞島分隔及組織聯邦自治政府之立場，並將希、土裔社區間之居民互相遷移，以便兩個不同的民族真正達到和平共存之目標。

塞總統馬卡里奧斯準備給予土裔塞人有限度的自治，但堅決反對塞島人民的強行遷移或交換，而導致塞島陷於長期分割之狀態。但塞島代理總統克來瑞茲則持相反意見，他主張唯一之和平解決塞島紛爭，厥為接受土耳其所提「地理性質」的聯邦新構想，因為土耳其在實質上已控制了島上百分之四十領土及百分之七十的經濟權益。

塞副總統鄧克塔什（土裔領袖）強調馬卡里奧斯大主教必須停止他自稱爲塞島總統名義，而只可接受他僅是一位希裔社會領袖而已。所以鄧氏一再表示，倘馬卡里奧斯有誠意解決塞島問題，土裔塞人仍願意與希裔領袖繼續談判，但須以希裔領袖克來瑞茲爲談判之對手，而拒絕與馬卡里奧斯接觸。

美蘇在海參崴會議中亦曾討論在地中海的情勢，雙方表示堅決支持塞島的獨立與領土主權的完整，並盡力朝這方向去做。雙方認爲，要想公正解決塞島問題，就必須嚴格地執行安理會及聯合國大會對塞島所作的一切決議案。

從上述情形看，塞島問題愈形複雜，而解決更爲艱難，恐將演變成一個拖延的局面，其理由爲：

——馬卡里奧斯總統與土裔塞人領袖階層，對解決塞島問題可謂南轅北轍，前者絕不同意塞島分隔爲二，變成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但僅接受一個「單元化」的聯邦體制；後者則主張多數的希裔人與少數的土裔人完成隔離，形成「自治政府」的聯邦國家，這樣做纔能使兩個不同的種族和宗教和平相處，不再像過去多年來的流血事件之發生。

——英、希、土三國會議早已中輟，希臘除杯葛該項會議之外，曾經正式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軍事部分，希臘政府堅持所有入侵塞島之土耳其部隊必須撤退，然後始行考慮恢復三國會議，謀求解決塞島問題，並可能重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土耳其政府態度強硬，堅持在塞島問題未獲解決之前，土耳其爲了保護島上少數土裔社會之生命財產安全，絕不考慮任何撤軍之計劃。

——依據聯合國最新統計顯示，約有一萬三千名希裔塞人已自塞島北部之土軍佔領區撤出，而數以千計之希臘人原住的房屋亦被土裔人遷入，這批土裔人都是從希臘人所控制之南部地區所遷移而來，故目前塞島情勢實際上成爲分治狀態。

——土耳其艾希費特政府辭職後，現已面臨政治危機，各大政黨之間正在磋商於明年舉行全國大選之中。目前土耳其伊爾馬克內閣，純係臨時性質，最近在一次國會投票中遭受挫敗，故該臨時看守政府對重大之外交問題無力決定；而必須等待大選之後，出現一強有力之新政府始能對塞島問題有所作爲。

總之，中東問題是極爲複雜的，微妙的，艱鉅的。而值茲美蘇在中東勢力消長之際，美國爲了保持其中東巨大的經濟利益及重要的戰略地位，絕不會落在蘇俄的後邊。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第二階段的中東和談中，季辛吉國務卿必將繼續努力開展一個新的局面，使目前中東緊張局勢穩定下來。

至于塞島問題，依照目前情勢推測，聯邦政府的組成，似乎已成定局，大前題僅在於採取何種聯邦方式而已。由于土裔領袖都克塔什否認馬卡里斯爲土裔社會的總統，而僅視其爲希裔人的領袖之一；更由于都克塔什僅以代總統克來瑞茲爲未來談判之對手，塞島未來之政治型態，可能是兩個社會分開組成的聯邦國家。

沈鈞傳先生：（書面意見）

美俄有意在印度洋增加軍事對抗

毛共挑撥美俄關係以便坐收漁利

一九七四年印度洋地區，由於印度的完成地下核子試爆，石油危機造成自由世界對波斯灣通往各國的航運安全問題，美國宣佈決定在印度洋中部的迪埃哥加西亞島擴建軍事基地，美蘇兩國軍艦相繼不斷進出印度洋，以及蘇彝士運河即將於明年五月底重新開放，使蘇俄的黑海艦隊得經地中海和波斯灣進入印度洋，增加其海上的優勢，凡此種種問題，使印度洋越來越不平

現階段的美俄關係

靜。

印度自五月十八日，舉行地下核試後，巴基斯坦在震驚之餘，一方面向各國爭取軍事援助，以求得在國防上的安全，另一方面希望利用國際力量，促成南亞地區宣佈爲「非核區」，可是這一構想在提到聯合國的時候，遭到印度的強烈反對。印度認爲，其地下核試爲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其用途完全爲了開發資源，並不在發展核子武器，自然不能受「非核區」的任何限制，同時認爲「非核區」的建立，應該經由南亞各國先行諮商並達成協議後，才有實質的意義。巴基斯坦的提議雖然獲得美國的支持，但是由於南亞地區各國的反對，巴國決定願遵照若干國家的願望加以修正，所以聯大在十二月初，以九二票贊成，二票反對（印度與不丹），三六票棄權，通過在南亞建立一個「非核子武器區」的概念，並請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立即安排南亞各國召開會議。印度雖然反對這一議案，可是基於其政要一再宣稱核子和平用途的目標，當可經說服和保證給與同意，但是巴基斯坦一再以發展自己的核子力量來威脅，試圖迫使美國開放武器禁運，布托一再暗示，已獲得「大國」中之一個（毛共）某種軍事合作，因此在印巴兩國關係尚未全面正常化，巴基斯坦仍然尋求在南亞與印度達成某種軍事平衡的情況下，印度恐怕很難接受南亞「非核子武器區」的建議。

至於「印度洋和平區」的概念，是一九七一年由斯里蘭卡（錫蘭）所提，經廿六屆聯大政治委員會通過，要求各大國從印度洋地區撤走核武器和軍事基地，但是這一決議案並未履行，而印度洋上美蘇的對峙却更顯得尖銳。這一年來，印度洋沿岸國家，無論對蘇俄的海上擴張，以及美國的擴建狄島基地，無不齊聲譴責。因此今年聯合國大會以一〇三票贊成，六二票棄權，無人反對的情況下，通過「印度洋和平區」案，要求各國應「抑制增加及增強他們在印度洋地區的軍事力量，作爲放鬆及保證該區和平安全之第一步」。在表決時，毛共投了支持票，而常任理事國之美蘇英法都棄權，因而毛共立即利用這一機會，煽動第三世界國家「反對美蘇兩霸在印度洋的爭奪」，使本來已不平靜的印度洋波濤更爲洶湧。

美國鑑於蘇俄軍艦在印度洋的活動增加，爲了保障在波斯灣的重要利益，乃決定擴建狄島海空軍基地，其目的在不讓蘇俄在印度洋握有絕對的優勢；而蘇俄却認爲美國擴建軍事基地，會引起印度洋的軍備競賽，並將危及蘇

俄的利益。從美蘇雙方的意圖來看，雙方顯然有意在印度洋增加軍事對抗。於是七月間蘇俄第一次把一艘航空母艦「列寧格勒號」開入印度洋，以炫耀蘇俄海軍的攻擊力量，據澳洲國防部長巴奈德指出，到今年十一月底為止的一年零四個月中，有七十四艘蘇俄軍艦進入印度洋，其中包括有四艘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和三艘核子潛艇。除此以外蘇俄還在印度洋地區許多重要港口獲得類似基地性質的使用權和各種方便，重要的有波斯灣附近的索可特拉島（Soctra Island）、毛里西斯島、孟加拉的吉大港，錫蘭的可倫坡，印度的維薩加巴坦（Visha Kapnam）、索馬里亞的貝爾貝拉（Berbera）、伊拉克的喀爾（Uma al Qaar）、以及亞丁港。

毛共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蘇俄在印度洋有十餘處戰艦停泊港口，由此可知，毛共在自己海軍力量無法與美蘇在印度洋角逐之際，一方面煽動沿岸國反對美蘇，另一方面指責蘇俄，挑撥美蘇關係，使美蘇在印度洋發生衝突，以坐收漁利。

美國總統福特對印度洋的態度非常堅決，在他尚未就任之前，就力主建立印度洋艦隊，就任後在八月廿七日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主張繼續擴充在印度洋的狄島基地，他特別指出，這一計劃不應視為對蘇俄的挑戰，他並指出蘇俄在印度洋已有三大基地（貝爾貝拉、喀爾、亞丁）。蘇俄事後發表「一個謊言的始末」，指責美國以此為藉口擴建狄島基地，總之美蘇雙方對印度洋都沒有放鬆的跡象。今年十一月，美國航艦「星座號」等五艘軍艦的特遣隊進入印度洋，接着從十一月十九日起，這一特遣隊參加中央公約會

主席結論：

各位先生的發言，都非常精采，對各項問題也都能一一講到，甚為感謝。照例主席要提出一個結論，但是問題甚多，牽涉很廣，各位先生的觀點也都有獨到之處，要想完全歸納起來作一結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僅提出以下幾點，作為共同的想法，尚請各位指教。

一、鄒宇光先生指出，美蘇現階段關係的所謂「現階段」，他認為應是從一九七一年算起，尹慶耀先生則認為始於一九六九，這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我個人認為，還應該拉前一點，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古巴事件發生以後的事，因為在古巴事件以前，美蘇是絕對互相對立、互相對抗的，陣線非常鮮明，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可以說非揚即墨，不是以美國人馬首是瞻，就是以蘇俄為領導地位。從古巴事件之後，東西雙方都發生內部分裂，記得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蘇在莫斯科簽訂局部限制核子武器的條約，那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由於這一轉變，使得美蘇關係得漸漸起了變化，自由世界方面，美國員國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英國，在巴基斯坦主持下的一項軍事演習，為時一共達十天之久，動員戰艦約四十八艘，除美國「星座號」航艦，英美各國核子潛艇參加，實為中央公約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美國雖非中約會員國，但是與土、巴、伊三國都簽有雙邊條約，並且是中約軍事委員會的一員，所以基於軍事合作與支援，乃參加了巴國所主持的演習，對巴國而言，有莫大的鼓舞作用，對印度而言，則將視為一種挑戰。

中約海軍演習的地區屬印度洋北部鄰近波斯灣的海域，英國派出一支十一艘軍艦的艦隊，繞南非西門斯海軍基地東來，顯然對非洲南端到印度洋這條航線的重視，其海軍總司令李文上將（Terence Lewin）稱，這次演習主要在維持西方海軍在印度洋的機動力，以保護西方從波斯灣的航運路線。同時他還說，西門斯基地在平時並不重要，並暗示出，美國所要擴建的狄島基地的重要性。英美都為北大西洋公約的主要國家，其參加中約演習，表示了英美，甚至於北約組織對印度洋運油航線，及中東局勢的重視。法國雖已不屬北約軍事組織之一員，但是最近它在東非索馬里亞一帶海域，派有航空母艦「克萊孟梭」號及四艘驅逐艦進行活動。因此如果連同美國在巴林島長駐的三艘軍艦在內，西方三國在印度洋北部的軍艦總數達廿三艘；而蘇俄軍艦估計約有十二艘，補給船十八艘。西方三國一致重視印度洋北部和波斯灣，當表示對石油資源、運油航路以及蘇彝士運河重開的重視，也表示三國對蘇俄海軍在印度洋擴張的關心。

是瞻，就是以蘇俄為領導地位。從古巴事件之後，東西雙方都發生內部分裂，記得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蘇在莫斯科簽訂局部限制核子武器的條約，那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由於這一轉變，使得美蘇關係得漸漸起了變化，自由世界方面，美國

與法國發生對抗，和西歐也有了問題，而共匪與蘇俄的矛盾也愈來愈惡化，所以美國和蘇俄才想到訂立限制核子武器的條約，其目的在壓制共匪和法國，想使他們不能發展核子武器，希望使核武器不致於過於擴散，這種不使核武器過度擴散的立場美蘇是一致的，因為他們希望達到獨佔的局面。但是事實上，這一條約雖然經過一百餘國的附和，而結果法國和共匪却都達成了核子武器的企圖。現在甚至於連印度也舉行地下核子試爆，所以那一條約根本沒有發生限制作用。由於這一條約的目的並未達成，遂使美蘇間的立場，在許多方面更趨一致。所以我想，東西和解並非始於尼克森，而實際上則始於甘迺迪時代，這是個人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確。

二、美俄開始新關係的原因何在呢？主要的原因是整個世界的局勢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美國在越戰中弄到焦頭爛額，而在這十年當中，蘇俄却乘機加速發展核子武器和海軍。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發現它再也不能負起世界警察的責任，因此願將這一責任由大家來分担，所以要進行和解以擺脫其世界警察任務。尼克森所以主張以談判代替對抗並非偶然，而是出於不得已，其主要目的，在美國人來說，在建立新的世界權力平衡，有了這個觀念之後，美國就利用匪、俄的矛盾，來拉攏共匪以制衡蘇俄。在美國的心目中，當前世界權力分散為五大重點，美蘇是超級大國，共匪、西歐和日本是次要的三個權力重心，因此美國想以日本與西歐作為基礎，再拉攏共匪以對抗蘇俄，如此則可孤立蘇俄，使其不敢過分冒險，而核子戰爭當然可免，於是整個世界也就可以維持安全與和平。

三、這次福特總統與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所達成的限制核子武器新協議，就目前而言只限於協議而已，其去具體簽訂正式條約，還需一段時日，但是美蘇總是希望能建立十年以內甚至於超過十年的世界新秩序。然而美蘇間雖有了這種新協議，究竟美蘇是否能達成真正的和解呢？我認為真正的和解恐怕為時尚早，因為在這一協議中，並沒有終止軍備競賽，尤其是技術上的競賽並未加以限制，所以雙方的軍備競賽，即使新的條約簽訂以後，仍然將繼續而無所改變。

四、美國要進行和解，我們無法反對，也不必反對，那是客觀情勢所造成的結果，而且反對也沒有多大用處。但是我們要提醒美國，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不因美蘇和解而消除，我們敢斷然說共產與非共產的壁壘是永遠存在的，無法變更的，所以我們應該提醒美國，和解並不能使天下太平。同時要提醒美國注意共產國家以談判達到其欺騙的一貫手法，因此希望美國不要輕易放棄對抗的準備與決心。至於匪俄之間的鬥爭，究竟是否如美國人所想的，永遠無法和解呢？尤其值得深加研究。現在美國假定匪俄間的矛盾無法和解，所以採取聯匪制俄的如意策略。但是最近共匪忽然向蘇俄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儘管這只是一種姿態，然而也足以表示匪、俄還是有和解的可能，否則何必作此提議呢？所以匪俄間雖然具有矛盾，但是究竟是否像西方國家所想像的永遠不能和解，我們必須請美國人特別要留心。萬一

共匪忽然之間，因為某種情況發生之後，再投入蘇俄的懷抱，那麼美國整個計劃就要全盤失敗了，這一點應該是美國不能不慎重加以考慮的問題。

五、至於核子擴散的問題，今天不僅美蘇有核子武器，而且法國、共匪乃至於印度，現在都正式有了核子武器，剛才黎世芬先生也提到，還有許多國家具有發展核子武器的潛力，很可能在短期內變為核子國家，那麼在這種情形下，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愈來愈多，美蘇壟斷核子武器的情勢則愈來愈受到挑戰，在大家都擁有核子武器的情勢下，首先使用者就佔有很大的便宜，所以核子擴散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則美蘇間縱使有了諒解，亦無濟於事。所以核子擴散問題在目前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當然，大家都有核武器，也有大家不敢輕易使用的好處，但是也有不負責任而率先使用的可能性存在，那麼核子戰的可能性也就無形中增加了，因此，我認為關於核子擴散問題也格外值得注意。

六、最後關於我們自己的問題，剛才有好幾位先生都提到，我也非常同意，在整個國際局勢動盪不安之際，我們所處的地位非常微妙，對我們不利之處當然不少，例如美國的外交愈來愈對我不加注意，福特訪問日本、大韓民國，甚至到了海參崴，對我們則過門而不入，不僅如此，而且還派李辛吉到北平，向毛共說明在海參崴所談的種種事項。但是有幾位先生提到，我們不要因此而恐懼，而應該有一種新的認識，福特明年要訪毛共，其所談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很值得我們憂慮的，不過只要我們遵照 總統的指示，能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只要我們能够真正自立自強，則必能屹立於世界，只要我們堅強地站起來，別人無法搖撼我們。因為，我們知道大陸上情勢愈來愈混亂，在大陸上即將發生大動亂與大風暴的前夕，我們應該提醒美國，對共匪的政策切勿打如意算盤，應該想到，一切的美夢可能付諸東流，美國在此時絕不可向關係正常化的危險道路再冒進一步，因為一旦毛周死亡之後，大陸一定會發生奪權鬥爭，造成大動亂的現象。在這種大動亂之後，蘇俄是否會藉機設法重新控制大陸呢？或者共匪還是繼續和蘇俄對抗呢？在這種情形下，也很值得我們憂慮，我們當然難以推測，但決不會和以往一樣，這是美國決策人士必須加以考慮的。至於我們對大陸即將發生的風暴，尤其應有所準備，有所作為。我們絕不能坐視大陸的動亂發生而必須積極採取行動。

我把各位先生提出的寶貴意見，略加歸納，究竟是否妥當，尚請各位指教，謝謝各位。